四書大全

孟子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

離婁章句下

凡二十二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 內九章言聖賢道統傳授凡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道亦具焉○勉齋黃氏曰 此篇多平居講貫之言而欲其自得○一章之工夫次第爲尤詳十九章言舜由仁義二十章言禹湯文武周公二十一章言孔子作春秋二十二章言孟子之徒而私淑諸人並歷舉列聖相傳之事而企焉自任與承三聖意相近特每更端而言之耳當通爲一章而誦味之也餘皆敘孟子之言行以繼之末章乞墦之人其所求之迹而反敢以富貴驕人者最爲切至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東夷之地間舜卒于艱難之地也而竹書有南巡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朱子曰孟子之言必有所據二書駁雜恐難盡信然無他考驗闕之可也○趙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夏春秋時徵地鳴條在安邑之西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畢郢近豐鎬胡老反○畢在鎬東非楚都之郢今有文王墓新安陳氏曰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爲天子文王爲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爲之象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爲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周禮六節守邦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用龍節皆金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朱子曰古人所爲恰與我相合只此便是至善前乎千百世之已往後乎千百世之未來只是此箇道理○古人符節多以玉爲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黃鐊符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使者謂之鐊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

符節右留若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其右合其左以爲信也。曲禮曰。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通考趙氏惠曰舜至文王二十千二十百歲。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音鍔下同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南軒張氏曰聖人純乎天理。舜文父子君臣之際。蓋不待揆一而後合者。天之理也。舜與文王易地則皆然。說者道字。然已行乎中國。行便是道。曰其揆一揆亦是道。○雲峰胡氏曰舜於君臣處其常而於父子處其變。文王於父子處其常而於君臣處其變。其事不

同。其揆一也。○新安陳氏曰先後以時言。遠近以地言。道之同以此心此理言。通考宋氏公遷曰此以道統言。論語末篇之首章。孟子末篇之末章。皆是此意。但彼則主乎道統而言。故舉其相傳之緒。此則主乎聖人而言。故舉其相去之最遠者。以爲例。見其無不同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乘去聲。溱音臻洧音瑑消。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字子產見人有徒涉於此水者。以其所乘平聲之車載而渡之。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問以左傳考之子產非不知爲政者孟子姑以其乘輿濟人一事議之。然夫子亦曰以惠人豈子產所爲終以惠勝歟朱子曰東坡云有及人之小利無經世之遠圖亦說得好。都鄙有章等只是行惠人底規模。○慶源輔氏曰惟其恩之出於私故其利之及者小又曰體以理言本也施以事言用也。杜音江。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厲涉也。杜。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周十一月也。夏九月也。周十二月也。夏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夏令二月。九月除道。十月成梁。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通考趙氏惠曰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冱。音互。水有互之政。細大具舉。而無事不合民心。順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體。紀綱法度之施。雖纖悉之間。亦無遺恨如此。○雙峰饒氏曰民未病涉要就未字上看。十月徒杠已自成了。所以民未至于病涉。若徒杠到寒時方做。則民已病於涉。

橋梁前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朱子曰先王之政細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辟除也。如周禮閽人爲主去聲之辟之辟。周禮天官閽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爲言能乎。

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屏亦不爲過況
國中之水潴洩者衆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朱子曰
辟乃趙氏本說與上下文意正相發明蓋與舍車濟
人正相反也○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細大之務無
不畢舉則惠之所及亦已廣矣是其出入之際雖辟
除人使彼之避屏亦上下之分固所安然何必曲意行
私使人知己出然後爲惠又況人人而濟之哉
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
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蜀志
諸葛

亮之相蜀也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問孔子以子產之惠爲君子之道而子以私恩小利訾之何也朱子曰孔子之言通乎巨細故不害其爲君子之道此承上文乘輿濟人一事而言則私恩小利而已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足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無是政則不過能以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其耳目之所不及不免有所遺矣況不下國家之大又安得人人而濟之哉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而其治蜀也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莫不繕理而民不告勞是亦庶幾乎先王之政矣曰子產相鄭能使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則亦非不知爲政者橋梁之修尤非難事乃獨有闕於此耶曰聞之師曰

于産之才之學。於二先王之政一雖レ有二所未一レ盡。然其於レ橋梁之惠之及レ人。亦有レ大二於乘輿之濟一者矣。意者此時偶有二敝而未一レ就。又不レ忍二乎冬涉之艱一而爲レ是爾。然慕二其小惠一以悅レ於レ人。人亦悅而稱レ之。孟子慮二夫後之爲一レ政者一或又悅而效レ之。則其流必將二有レ廢二公道一以市二私恩一。違二正理一而干二虛譽一者。故極語而深譏レ之。以警二其微一。亦扳本塞源之意也。○南軒張氏曰。先王之治。爲レ之封建與二天下一公共一。使レ俱得二其平一。下至二于鰥寡廢疾一皆得レ所レ養。而徵至二于次舍一。橋梁芻秣之事。亦皆有二經制一。此豈先王強爲之哉。因二事而制一レ法。其法皆循二乎天理一。而天下之人無レ不レ被二其澤一。後世欲二人人而悅一レ之。亦不レ足矣。公義私恩之相去。蓋如レ此。○慶源輔氏曰。此正正說子産之用レ心錯處。夫子産固賢。但以二不レ知レ聖人之學一。是以有二時而內交要譽一之私。萌而不レ可レ揜。孟子明レ辨レ之。所以立レ教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レ臣如二手足一。則臣視レ君如二腹心一。君之視レ臣如二犬馬一。則臣視レ君如二國人一。君之視レ臣如二土芥一。則臣視レ君如二寇讐一。

孔氏曰。宣王之遇二臣下一。恩禮衰薄。至二於昔者所一レ進。今日不二知其一レ人。則其於二羣臣一可レ謂邈漠冉反然無レ敬矣。故孟子告レ之以二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一也。如二犬馬一則輕賤之。然猶有二豢養之恩一焉。國人。猶二言路人一。言無二怨無一レ德也。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

而已矣其賤惡去聲之又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慶源輔氏曰此說特爲宣王發所謂有爲之言也然臣之報君視君之所施常加厚一等○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太都報應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爲去聲下爲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音咨衰三月儀禮喪服篇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存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凡畿內之民服齊衰三月又子夏傳云臣爲君方喪三年

以此禮爲問雙峰饒氏曰舊君其恩已絕尚且爲其君有服不應見在之君而待之如此集註所以云云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故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劄反掠音暑也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朱子曰有故而去非大義所繫不必深爲之說臣之去國其故非一端但昔者諫行言聽

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禮焉則不得不爲之服矣樂毅之去燕近之○【慶源輔氏曰】導之出疆所以盡防衛之道於在我之境先於其所往所以爲其祿仕之地於所往之國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所以示拳拳屬望之恩義也○【雙峰饒氏曰】諫是閉邪言是陳善○問諫行言聽如何又有故而去曰如夫子在其國道非不行只因受女樂便去諫行言聽是平日如此亦有偶然議論不合而去

今也爲官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鋼【音固】欒盈也【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欒盈范鞅以其氏也怨欒氏【先貶十四年】欒黶強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之妻范宣子之女也】老家長之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謀諸宣子曰盈將爲亂范鞅爲之徵【證其有此】宣子使城著【晉邑名】而逐之秋欒盈出奔楚【楚適齊晏平仲使諸侯不得受】○二十二年秋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冬會于商任鋼欒氏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鋼】

【潘興嗣】豫章人　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聲然也蓋聖賢之別必列反如此【新安陳氏曰】論語集註穆夫子數定公之語未下說謂君使臣以禮

則臣事君以忠。此章與之意似。然聖言含蓄不露。此則燕氣發露甚矣。孟子亦是述記檀弓篇子思答魯穆公問禮爲舊君反服之意。

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爲去聲齊王深言報施詩智之道。使知爲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下同則豈處其薄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問君臣之義。天倫中却與父子二般。然愛君之心。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只是庶民。君子不如此。因舉臣罪當誅。若大王聖明。日遷之。此語。如何道是好文王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蓋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只得說如此。此是去不得處。便見得君臣之義。

南軒張氏曰孟子此言。非獨齊宣王所當聞。爲人君者。

君者。苟知此義。念夫感應施報之可畏。而崇高之勢不可恃。及己端本之不可二。日忘待臣下以禮。養臣下以恩。保臣下以忠信。則上下交通。而至治可成矣。若大王在爲人臣者之分。君雖待我者有缺。至而我所以事君者。不可以不自盡。玩味孟子三宿出晝之心。則庶幾其得之矣。○

西山眞氏曰孔孟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爲齊王言。則然而所以自處。則不然。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一悟而追己也。曷嘗以寵豐視其君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平聲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南軒張氏曰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特士大夫當知見幾而作之義抑將使有國者聞之悚然不可以失士大夫之心也使大夫士懷去徙之心則國之危亡無日矣徵非風上爲威虐下相攜而去之攜手同行又攜手同車則非徒賤者夫貴者亦去矣未幾徵衛有狄禍可不畏哉○慶源輔氏曰可以者在時宜爲可也失此幾則有欲去而不能者矣此明吏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遯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而孔子往趙所以及河而復也然此特言其常理耳

張氏曰此章重聲出然上篇爲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慶源輔氏曰上篇言人臣當以正君而爲急此章言人君當以正己爲先亦大學其幾如此之說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上聲宜豈爲是哉程子曰恭本是禮過恭是非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爲義過與是非義之義也時中者皆是也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潛室陳氏曰程門以爲如婦人之仁宜寺之忠晦翁以爲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與夫斷之爲禮予之爲禮受之爲義亦有不受之爲義行之人則爲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亦

然大人者義理周遍融通故不爲非禮義之禮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識周貫萬變而不膠於陳迹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其迹故無此

【旨】此章緊要在大人弗爲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正是相對說○【雲峰胡氏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皆似是而非大人者隨事順理而不爲非禮非義之義蓋不惑於其似而深得夫時中之道者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千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爲之謂才養謂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慶源輔氏曰】中以德言才以才言德本於性才本於氣賢則兼有才德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中以德言才以其能成物也有能以其能事也涵育寬以容之之意薰陶善以道之之意成己也爲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我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間能幾何哉。

【南軒張氏曰】父兄之於子弟道莫如養之養之云者如天地涵養萬物其雨露之所濡風雷之所振和氣之薰陶寧有間斷乎哉故物以生遂焉父兄養子弟之道亦當如是也寬裕以容之義理以漸之

忠信以成之開其明以祛其惑引之以其方而使之自脩夫豈歲月之功哉彼雖不中不才涵養之久豈無有萌焉如其有萌養道益可施矣○慶源輔氏曰集註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薰陶以工冶之成物言此循其理而彼自化其形焉無心也蓋父子兄弟之間皆難於責善正其在我者使之自化而已○新安陳氏曰父兄遇子弟之賢者之不賢其為教也難所以貴乎養之也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寬即養之謂也若急迫以求之見其悖化遽以為不可教而舍之是棄之也父兄而棄子弟則我之賢為過子弟之不肖為不及過猶不及均之為失中耳相去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耶朱子曰橫渠先生云不為不義則可以為善不為不仁則可以為善皆為惡則必勇於為善上面是有字下面是有守而後有為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去聲而言問所謂後患者謂得罪於其人耶抑恐其亦言己之不善耶朱子曰是皆有之然斯言必有為而發今不可知其所指矣○新安陳氏曰隱惡忠厚之道亦遠害之道也大舜隱惡而揚善夫子言誰毀誰譽下文但言如有所譽顧後患而已義所當言是非非苟默也程氏復心曰君子語默惟其時與義而已義所當言是非非苟默也豈計後

患哉。如字訓奈。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爲本分去聲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眞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朱子曰所謂本分者。事理之至當。非苟然而已也。學者宜深察之。一有小差。則流而入於鄉原之亂德矣。○南軒張氏曰孟子於泄柳設干木謂爲已甚。而舉孔子待陽貨事以爲之準。此不爲已甚之證也。夫子非不欲爲已甚。自不至已甚也。何也。聖人範圍天地而不過者。況應曲當不過其則。其不爲已甚者。聖人固天則之所存也。世徒見夫子答陽貨見南子等爲不爲已甚。獨不思靈公問陳則遂行。季桓子受女樂則不稅冕而行。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聞陳恒弑君則沐浴而請討。此謂之已甚乎。不深求聖人之權度。徒竊議之。近似以文其姦。此賊仁義之甚者也。通考程氏復心曰本分謂須滿本然之分。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此手。便是已甚。○朱氏公遷曰此章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一說互相發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一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龜山楊氏曰夫子謂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

人哉。故孟子言此以發明孔子之意。○南軒張氏曰君子不以必夫信果。獨焉耳。義精則言莫非義而無不信之言。行莫非義而無不果之行矣。○慶源輔氏曰尹氏最得此章之指而集註又述其意而著明之。以必爲期。尤更有功。不然則無忌憚者或得以藉口。王氏則又有不合於義而必信必果則爲妄人之說。尤盡其弊。○雙峰饒氏曰大人者。篤實而有光輝。以上底人。與道爲一。不著安排。隨時施宜。言行何嘗有心於信果耶。○雲峰胡氏曰信果自是爲生者。嶽然之事。惟至於大人。則言行惟義之在。雖不先期於信果。而自然無不信果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僞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爲大人。正以其不爲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僞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朱子曰大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一句正相拘。如何益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却是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底做出。赤子之心純一無僞。而大人之心亦純一無僞。但赤子是無知。無能底純一。無僞。大人是無知。有能底純一無僞。○大人事事理會得。只是無許多巧僞曲折便是赤子之心。○問赤子之心莫是發而未遠乎中。不可作未發時看。否。曰赤子之心也有未發時也有已發時。今欲將赤子之心專作已發看也。不得。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時與老稚賢愚同。但其已發時未有私欲。故未遠乎中耳。○赤子之心。固無巧僞。但於理義未能知覺渾然。赤子之心而已。大

人則有知覺擴充之功而無巧僞安排之鑿故曰不失赤子之心若箇不失字便是不同處○赤子無所知無所能不失其無所知無所能之心若失了此心使些子機關計較些子利害便成箇小底人了大人心下沒許多事○雙峰饒氏曰赤子如飢要乳便是欲但飢使啼喜便笑皆是眞情全無巧僞大人只是守此純一無僞之心而充擴之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新安陳氏曰常人累於私欲而失其赤子之心大人不誘於私欲而擴充其本然之心孟子言此亦是欲人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生而取義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記檀弓上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王德修云親聞和靖說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曰親之生也好惡取舍不能言矣當是時親之心即子之心子之心即親之心故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朱子曰亦說得好○雙峰饒氏曰養生今日不及明日猶可補惟送死有不到爲終身之恨他日欲爲不可得矣○新安陳氏曰生事死葬皆當以禮其不可輕忽均也孟子此言非謂養生爲輕但以常變從容急遽較之則送死比養生爲尤重大耳趙岐註云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按此則以爲字訓當字非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擔當之當。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至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爲之方也。朱子曰資給資助一般。資猶籍也。資字恰似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音扶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上聲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新安陳氏曰有安排布置便是勉強說深造然後而非自然之得。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於其間。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朱子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其間。然後可以自得。○朱子曰深造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當知非淺迫所可致若欲淺迫求之便是強探力取深造只是既下工夫得其眞積力久則自得之矣○道是進爲之方此是趙岐之說蓋循此進進不已便是深造之猶言以道深造之也以道是工夫深造之是做工夫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次序節是造道之方法若人爲學依次序便是以道造之愈深則自然而得之既自得之而爲我有則居之安居之既安則資之深資之深一句又要人看蓋是自家既自得之則所以資藉之者深取之無窮用之不竭只管取有衰竭地出來自家資他他又資給自家如掘地在下面源頭來注滿若源頭深則易竭矣取之左右逢其原蓋這件事也撞著這本來底道理事事物物皆撞著這道理如資之深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得左右逢原四方八面都來然

這箇只在自得上纔自得則下面節次自如此○問以道然後有以默識心通而自得之於身不可以強探力取也必窺造之深者用力於皮膚之外而責效於旦暮之間不以其道者從事於虛無之中而妄意於言意之表是皆不足以致夫默識心通而自得之必也多致其力而不急其功必務其方而不躐其等則雖不期於必得而自然得之將有不可禦者矣未得之固無可居之地既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之則居之如人有室廬之安動作起居種種便適自然春戀而不去也○資助既深看是甚事來無不湊著這道理不得自家將道理去應他且如爲人君便有那仁從那邊來爲人臣便有那敬從那邊來爲人子之孝有那孝從那邊來爲父之慈有那慈從那邊來只是那道理原頭處自家靠著他左右前後都見是這道理○問程子之說如何曰必須以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方可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道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飫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眞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已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自得由也○潛室陳氏曰君子淺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爲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雙峰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之學以自得爲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盡必工夫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以道是殊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不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爲已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雲峰胡氏曰非有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後見功效不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勿助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若不以道則潛心積慮優游厭飫做甚底○慶源輔氏曰自得如子貢悟性天道之不可聞曾子唯吾道一貫之語此何待於言語而後見正張子所謂德性之知不萌於聞見者也豈容更有安排布置哉蓋其平日潛心積慮優而游之厭而飫之全身在義理之中及其眞積力久理與心融物與性合然後可以有得若有一毫急迫之意便是私已與道便自間斷更如何得自得由也○潛室陳氏曰君子淺造之以道謂以法度而深造之優而游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以下皆爲學之效驗耳左右逢原意最好學至於自得則理只在左右之近觸處見本源此豈我帶來道理亦只事事物物元有道理森然已具吾人自得之餘取之而逢見之耳○雙峰饒氏曰這箇道字便是致知力行之方之字是指所得而言下面居之資之取之皆是指所得言也○徽庵程氏曰君子之學以自得爲貴然有自得之工夫有自得之效驗深造之以道自得之工夫也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自得之效驗也有是工夫必有是效驗效驗有所未盡必工夫有所造者不能有所得非造之深者不能自得然不以道則無深造之方法未易到自得之地步深造之以道是殊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至逢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不要在勿忘勿助集註謂有所持循是勿忘勿助所謂潛心積慮是勿忘優游厭飫是勿助○新安陳氏曰自得之有二說朱子謂自然而得之所附程子說證已說之出於程子一說謂自得之於已如南軒云不自得則無以有諸已自得而後爲已物也以其德性之知非他人所能與故曰自得此近乎莊生所謂自得其得而非得人之得之意終有弊不如自然得之之說有從容優游之味○雙峰

程氏復心曰此纂集程子三說合而爲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非親到自得之境者。安能言此以覺人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鬬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程子曰博與約正相對。聖人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徒入知要也。○博却又不知。箇約處者何故。問世間博學之人非不博。如何會約。他竟不得來便不是了。如何會約。他竟不窮究這道理是如何。都見不透徹。只是摸求隱僻之事。鈎摘奇異之說以爲博。如此豈能得約。今世博學之士大率類此。○約自博中來。通貫處便是約。不是通貫了又去裏面尋箇約。某嘗不喜揚子雲言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聞了又要一箇約去守他。○程子說格物云。但積累多後自脫然有貫通處。積累多便是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慶源輔氏曰集註所謂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理謂詩書六藝所載許多道理也。承上章言。博學詳說。則是深造之意。反說約。則是自得之事。但上章以行言。此章以知言。知與行益互相發也。○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雙峰饒氏曰該多說博學者非徒該其多。所以詳說者。鬬靡說詳說所以博學者非徒詳說。其融而會之。貫而通之而已。道物事未曾融時。一箇是一箇。纔融了。便會爲一。約是要約如此。息無邪。毋不敬之類。○新安陳氏曰輔氏謂上章以行言之耳。此章孟子所謂博學於文同。所謂反說約與孔子所

謂約之以禮不同蓋約以行言反說約以知言也
○東陽許氏曰博學詳說以知言約則會其極而於行上見通考
學而篤志仕而優則學及此章皆以知言六蔽博
則仕屬乎行六蔽與六言相對則六言屬乎行博學
詳說承深造以道而言則深造之者重在行也仁在
其中雖未及乎行而篤志二字亦篤之漸也此聖賢之言所以無弊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
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
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頻殊新安陳氏曰一則佩服人者對
不能服人者對

已而言一則自然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非向背頻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
審也朱子曰以善服人者惟恐人之進於善如張華對武帝恐吳人更立令主則江南不可取之人
是也以善養人者惟恐人不入於善如葛邏之
牛羊又使人往爲之耕是也○南軒張氏曰先王樂
與人爲善欲天下舉在吾化育之中如春風被物物
蒙其養無不應者殊嘗有意於服人而天下之心悅
誠服有不期而然者蓋以善道與人共之耳若霸者
之所爲其善者不過欲以善服人耳桓會首止而定
王世子普文盟踐土而諸侯以朝王是也學者深見
二者胸懷之殊則王霸之分了然矣○慶源輔氏曰
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以事言也其不同易見以善服
人以善養人以心言也其不同則難覺也孟子之言
至此愈密矣以善服人者以善爲己私也以善養人
者以善與天下公也○雲峰胡氏曰以德服人對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上文以力服人而言。謂王者之服人如子禽疑夫子得聞國政有以求之耳。○新安倪氏曰按孟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而子貢答以夫子二章。皆以王霸對言。前章以力字與德字。此章以力字與德字。其理純乎公矣。此章公私之分。在服字與養字。以善服人者。認善以爲己私。而反乎公者也。曰養則其心純乎公矣。○東陽許氏曰以善養人。謂有善於身。而教化撫字使民同歸於善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之實殷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殷賢爲不祥之實。

南軒張氏曰殷賢出於媚疾之私。方其欲殷賢也。私意橫起。不祥之氣固已充溢於中矣。天生斯賢以爲

入也。殷賢之人。妨賢病國。不祥孰甚焉。

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殷賢爲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有闕文焉。新安陳氏

去聲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更反。

亟數音朔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徐子。以辭。徐子曰。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

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舍。一讀如字。見論語子在川上章。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不舍晝夜言常出
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
有原本不舍晝夜而漸進盈科後進以至于海如人有實
行聲則亦不它而漸進以至于極也新安陳氏曰水
惟其有原本所以不它而漸進以至于海有本者如是孟子自
以此句承接上意有本者指原泉如是指混混至放
乎四海是之取爾答徐子何取於水也之問謂孔子
所以亟稱於水者此意之是取爾本文只是說水如此
人有實行以下因結語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一句
推出孟子借水以譬規徐子之意而與下節集註
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
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
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間水道也涸乾音干也如人無實行而暴
得虛譽不能長久也新安陳氏曰水無原本人無實
待也與上文混混盈科而進以至放乎四海者相反暴得虛譽而不
能長久之譬也聲聞名譽
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新安陳氏曰
實行無實行全從此情實之情字上發揮出來
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蹤
等于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

永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則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朱子曰〕所謂聲聞過情這箇大段務外更就中間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惻之意爲學而勉強苟且徇人皆是不實就此反躬思量方得○〔慶源輔氏曰〕此章指意都結在後兩句上故集註只以虛名實行爲言而引林氏鄒氏之說以明之蓋孟子之意專欲救徐子之蹤等干譽之病耳孔子之稱永固不專在此也然內是觀之雖一一物具一一理亦隨人所取如何彌滿無盡也又曰達者有本謂質直好義聞者無本謂色取仁而行違○〔汪氏曰〕觀其源有本其流不息進有漸則以盈科爲量行有至則以四海爲歸○〔雙峰饒氏曰〕論孟二

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之說道體孟子之說有本所謂微言川上之歎是也孟子只就徐子身上說取其病而曉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爲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

爲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
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朱子曰人物之
所同者理也所不同者心虛靈無所不明禽
獸便昏了只有二十兩路子明如父子相愛雌雄有別
之類人之虛靈皆推得去禽獸便更推不去人若以
私欲敗了這箇虛靈便是禽獸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
子所以謂幾希○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異者存
有親有義之倫此乃與禽獸同者存只是存其與禽獸同者
禽獸之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是存其所以異於物
耶○西山眞氏曰人與物相比亦遠矣而孟子以爲
幾希者蓋人物均有一心然人能存而物不能存所
不同者惟此而已人類之中有凡民者亦有是心而
不能存無異於禽獸矣惟君子能存之所以異於物
也○新安陳氏曰集註知之一字示人以存之之門

戰兢惕厲四字按入以存之之法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人倫說見前篇
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詳也物理固非慶外而人倫尤
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略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
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
從此出非以仁義爲美而後勉強上聲行之所謂安而
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張子曰明

庶物。察人倫。皆窮理也。既知明理。但知順理而行。而未嘗有以爲仁義。仁義之名。但人名其行耳。如天春夏秋冬。何嘗有此名。亦人名之耳。○朱子曰明物察倫。由仁義行三句。以學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也。○惟舜便由仁義行。他人須窮理。知其爲仁義從而行之。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既未能安。仁亦須是利仁。利仁豈是不好底。知仁之爲利而行之。不然則以人欲爲利矣。○南軒張氏曰行仁義猶與履耳聽手持足履身與理一而非二也。若舜可謂全其所以爲人者而無虧欠矣。未至于舜。猶爲未盡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其本在乎存之而已。○西山眞氏曰存之者。猶待於用力。雙峰饒氏曰孟子舉舜做箇存底樣。子孟子言必稱堯舜。則身即理。理即身。渾然無間。而不待於用力矣。○尹氏曰存之至要。人學者。

者。君子也。存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之者。能之。雲峰胡氏曰庶民不能存。無以自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所以自異於庶民。存之者。君子。存者。聖人。此又聖人所以異於君子也。○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而皆可爲堯舜。以得形氣之正而能全其性耳。仁義。此性中天理之大者也。人倫之中。仁義行焉。仁於父子。義於君臣。是也。君子存之而後存。舜大聖人。不待存之而自存。何以見其不待存之。以其知生知安行見之也。君子必待存之。故不能生知安行。必學知焉。不能安行。必勉行焉。孟子所謂行仁義。正是存之之事也。而知未之之言。所以集註補之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不知與知意子然矣。知之而後能存之。存之而後能行。知以覺於心言。存以存於心言。行以行於身言。由仁義行。存者能之。即尹氏此言推之。則行

仁義豈非若存之者能之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甘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慶源輔氏曰惡旨酒則物欲不行好善言則天理昭著。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朱子曰這執中與子莫執中不同湯只是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慶源輔氏曰執中則處義精審立賢無方則用人無間。○雙峰饒

文王視民如傷道而求之見

古字通用。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覺聖人之愛民深而爲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問以而爲如亦有據乎。朱子曰詩云垂帶而厲鄭箋而亦如也此以而爲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爲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易乾卦九三爻離二云。君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終日乾乾 雲峯胡氏曰 乾乾行事不息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是文王望道如未見之事又曰望道而未之見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爲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未見其純而不已如是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邇者人所易下同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朱子曰 泄邇忘遠此通人上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 慶源輔氏曰 於人所易狎而不泄則敬心常存於人所易忘而不忘則誠心不息○ 雙峰饒氏曰 德之盛言心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 朱子曰 所舉四事此必周公當如此說○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 南軒張氏曰 不合者思而未得也未得之思惟恐不得既得之行之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於上世而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此章發明至矣○ 潛室陳氏曰 斟酌三王之事而損益之猶孔子之集大成○ 雙峰饒氏曰 施

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却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却不相遠。故集註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箇事字。○此承上章言舜因歷叙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形甸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雲峰胡氏曰。朱子嘗曰。讀此章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有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輔氏以爲周公皇皇汲汲不已之誠。如此學者苟能深體而默識之。則聖人之心。與理昭昭常存不死。而在吾心自之間矣。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却泄通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慶源輔氏曰集註恐人執孟子之言而疑聖人於道五有得失故發明如此。聖人造道之極凡有所爲無不各極其至豈容更以盛不盛言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註申矣與災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音文侯鄭武公迎太子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新安陳氏曰平王以後詩不入於大小雅而

傍爲十五國風其事遂始乎春秋而詩絕乎此矣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問黍離降爲國風恐是太子刪詩時降之朱子曰亦是他當時自如此要識此詩使如周南召南當初在豐鎬之時其詩爲二南後來在洛邑之時其詩爲黍離只是自二南進而爲二雅自二雅退而爲王風二南之於二雅便如登山到得黍離時節便是下坡了○緊要在王者之迹熄一句上蓋王者之政存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故雅之詩自作於上以教天下王迹滅熄則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故雅不復作於上而詩降爲國風是以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也○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

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

乘去聲檮音桃杭音几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乘義未詳趙氏以爲典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古者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新安陳氏曰必表年以十一出晉杜預所作左傳序文錯雜也雜舉春秋二十時以該四時也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慶源輔氏

旦古人以善爲常。多不記載。以惡爲反常。故特記之。如莞典之末。只載朱虎熊羆之臣。則楚雖蠻夷。猶有古人遺意。後世之人負大罪惡於身。而初不知愧恥。及一有小善。則沾沾自喜。以爲莫己若者。亦可哀已。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爲盛。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羊傳去聲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盖言斷丁亂反之在己。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公羊傳昭公十二年。春秋之信史也。其辭則丘有罪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法。

南軒張氏曰。春秋未經聖筆。則固魯之史耳。自其義聖人有以存天理遏人欲。撥亂反正。示王者之法。於將來者。以爲窮取王者之義而定一王之制也。○蔡氏曰。其義蒙上文而言。盖王者之義也。孔子有德無位。故自以爲窮取王者之義而定一王之制。百王不易之大法者也。○慶源輔氏曰。夫子之作春秋。不過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而已。而其竊取之義。則在於定天下之邪正。爲

百王之大法也。夫春秋之善善惡惡。撥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而夫子之言。則又謙抑如此。略無自居其功之意。此孟子所以明而述之。以繼羣聖之後也。○雙峰饒氏曰。其文則史。元是魯史之春秋。其義則某竊取之方是孔子之春秋。以匹天行。天子賞罰故曰竊取自咎自謙之辭。○汪氏曰。史不止予晉楚五霸不止於桓文。孟子唯及此者。晉楚爲列國之大者。桓文爲五霸之盛者也。通考趙氏惠曰。齊桓公。姓姜。名小白。周僖王元年始霸。秦穆公。姓嬴。名任好。襄王八年始霸。宋襄公。姓子。名茲父。襄王十年始霸。晉文公。姓姬。名重耳。襄王十七年始霸。楚莊王。姓羋。名旅。定王元年始霸。號稱五霸。自管仲始。○此又承上章歷敘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雙峰饒氏曰此亦承上章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而言。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來到孔子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新安陳氏曰。好辨章述羣聖事而繼以孔子作春秋。此章亦以作春秋繼羣聖事。不及易詩書禮樂者。孔子之事莫大於作春秋。五經之大予之教。春秋。天子之政也。○東陽許氏曰。以三國之史同言而曰一也。蓋謂魯之春秋。其所紀載。非周之典禮。善惡不明。不過記五霸之事。與晉楚之史同。雖至於孔子之春秋。則假其事以明義。而非盡舊史之文。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如此看方見得中間一節不閑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父子相繼爲一世。三十年亦爲一世。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

曰四世而緦（音思）服之窮也。五世袒（音但）免（音問）殺（所介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註疏云。上自高祖下至己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爲族兄弟爲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四世。而緦服盡也。五世則祖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六世則不復祖免。惟同姓而已。故親屬竭。祖身去飾也。祖免者。肉祖而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祖之體。故爲免以代之。又檀弓。免而婦人不髽。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禮朋友在它邦無主人。乃袒免。若朋友在家。則弔服加麻。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然則祖免亦朋友之服也。○新安陳氏曰。此禮記大傳全文。文止云高祖者爲三從兄弟緦麻服。制至此窮也。其高祖之父者爲五世已無服。但不忍遽絕之。故不襲不冠爲之袒免。免變其吉同姓之恩至此而減殺也。其尚祖之祖者爲六世。則親盡矣。窮而殺殺而竭。不變告可也。引此以證五世而斬通考龔氏高禮曰祖免則遺澤寖微故五世而斬。

南軒張氏曰五世之澤其所浸灌萬世不斬也。○慶源輔氏曰流風餘韻以聲聞之也。父子五世經歷百五十年。則君子小人之餘澤皆當絕矣。蓋親親之殺。其澤亦當斬絕矣。蓋親盡服也。服也。澤也。實相因也。

子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爲方言是也。慶源輔氏曰孟子又言私淑艾而他無所見。故疑是方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之辭也。張子曰孟子蓋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親爲弟子私竊取之以爲善。○雙峰饒氏曰私淑諸人者我私取之以善其身解諸人字不若云私竊其善於人文意方順。○此又承上

三章歷敘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新安陳氏曰韓子謂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至孔子傳之孟軻軻不得遇之而後有此言孟子已自言之矣此四章相承是也。然猶分爲四章答好辨章明言以已承三聖至七篇之末章列序羣聖道統之相傳而明言出乎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其自任之重尤彰焉。孟子一身道統攸繫蓋始是夫。通旨　集氏公遷曰此見孟子以道統自任無有乎爾之云亦是此類。雖爲自謙之辭實則自任之意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察而自疑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蓋過猶不及之意也雙峰饒氏曰傷廉與傷惠傷勇是兩般意思朱子所以上下兩箇固字下面兩箇反字過取固傷廉與本是惠與之過則反害其惠死本是勇死之過則反害其勇○新安陳氏曰傷廉者失之不及傷惠傷勇者失之太過許氏曰傷廉是順辭易傷惠傷勇是反辭難先體認惠勇之本義然後見過之者爲傷。

東陽林氏曰

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子與之是傷惠也。

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問可以取可以無取程子曰如朋友之饋是可取也。

然已自可定是不可取也纔取便傷廉矣。曰與傷惠何害。曰是有害於惠也。可以與之時財或不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此所以傷惠○朱子曰此段正與孔子曰再斯可矣相似凡事初看尚未定再察則已審矣使用決斷始得○問取者貪之屬猶與之爲惠不與之爲嗇死之爲勇不死之爲怯也今以過取者爲傷廉則安以不與爲傷惠不死爲傷勇惠死爲傷勇何哉。曰過取之傷廉過於此而浸奪於彼者也過與之傷惠過死之傷勇過於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乎彼者其失爲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爲難知故孟子舉傷廉以例二者是亦過猶不及之意耳○問可以取取之傷廉不可以與與之傷惠不可死不可死之間不幸擇之不精者與其苟生寧就死在學者則當平日極其窮理之功庶於取舍死生之際不難於精擇也曰此意極好。

但孟子之意却是恐人過予而輕死也。○〔南軒張氏曰〕取與死生之義有灼然易判者有在可否之間者或有偏則失之矣是以君子貴存養于平時而復研幾於審處也。○〔王氏曰〕六可以字疑辭三傷字決辭。○〔新安陳氏曰〕此章三節乍看似平說審察之傷廉所以警中人以下之不及者傷惠傷勇所以警賢人之過之者也。

○逢蒙學射於羿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薄江反。惡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羿善射名揆初恵反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庾公之斯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

自立後爲家衆所殺左傳襄公四年羿將歸自田家食死於窮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楚宏薄耳。反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今日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矣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何反矣去聲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

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之語助也。

釋二人名僕射之射。

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音鐸庾公必不害也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作木反扣輪出鏃含乎聲不害入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平聲

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弒之賊蒙乃逆儔庾斯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益特以取友而言耳左傳襄公十四年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公孫丁事文子使二子追衛獻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程子曰孺子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耳若國之安危在此一舉則殺之可也舍之而無害於國權輕重可也何用虛發四矢哉○南軒張氏曰使蒙為夏羿之臣羿篡夏氏凡為臣子得而誅之蒙以義討賊雖嘗學射亦何罪之有蒙以私意忌而殺之是則為殺其師耳以此而觀輕重之權衡可得而推矣○雲峰胡氏曰此

章雖特以取友而言然被世之背其師者讀之。亦當有此。○東陽許氏曰此章專爲交友發畧不能取友而殺身。孺子能擇友而免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也。掩鼻惡聲也。其臭也。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惡人。醜貌者也。○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而勉人以自新也。○南軒張氏曰齊人。蓋衰狄之也。其近於蒙不潔。秋書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齊桓執陳轅濤塗而奪其春

潔者蛾。秦穆一有悔過之言則進秦誓於書以其有遷善之意也。其近於惡人齊沐者歟。○白沙陳氏曰西子美。自新而洗其惡。勸戒彰矣。○慶源輔氏曰西子之質本美而蒙以不潔。則自喪其美。而反致人之惡言。此所以戒人喪其本有之善。惡人之質本醜而能齊戒沐浴。至誠自潔。則可以祀上帝。言此所以勉人以改過自新。深玩尹氏之言。令人惕然而懼。聳然而作。○新安陳氏曰此章似詩六義比之比。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故者也。易繫離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謂其自然之勢也。言事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

知然其發見形甸反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去聲見如字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也荀子性惡篇云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知人事有迹而易見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者也若人之爲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朱子曰性自是箇難言底物事惻隱羞惡之類却是已發見者乃可得而言此則性之故也只看這箇便見得性故集註下箇跡字若四端則無不順利若殘忍之非仁無恥之非義不遜之非禮貪戾之非智則故之非利也言性便當言故

之不利者也○利是不假人爲而自然者如水之就下是其性本就下只是順他若激之在山是不順其性而已○南軒張氏曰故者本然之理也無是理而強爲之曰鑿鑿則失其性所以惡夫智也蓋以私智爲之非所謂智也○慶源輔氏曰性即理也難無形而難知然不能不感發而形見於外既已形見則必有跡而易見如人性之仁雖難知然見孺子入井發見而爲惻隱之跡則仁之性自見也○潛室陳氏曰善惡皆已然之跡但順者爲本則善者其初也惡者非其初也水無有不下者水之本也若失搏之使過顙激之使在山豈其本也哉○雙峰饒氏曰就故說性亦要就跡之順者言之如水之下便順就迸者言之如惻隱羞惡等但看自然發見底便是利言性便當言故言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爲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爲害也。

朱子曰鑿於智者非所謂以利爲本也。○慶源輔氏曰人物所得之理本皆順理無待於矯揉造作於其間却緣世人不明吾性之智而以私意爲智於是每事務爲穿鑿而失其順利之理。○雲峰胡氏曰孟子本欲言智而必先言性者智五性之一也言智而先言性猶言水而先言水之原也鑿字與利字相反利者天理之自然鑿者人爲之使然言性而必本諸天理之自然者所以言智而深惡夫人爲之使然者也。○新安陳氏曰所惡於智者惡小智也無惡於智者大智也人性必善水性必下孟子引以水譬人性故仍以禹行水譬之禹之行水順其自然之勢而導之使水不失其本然趨下之性而已智者順事物自然之理以無事處事使物各付物斯爲大智而非小智矣此一節以治水申言利字之意。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雖

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新安陳氏曰〕此又以天度申言故字之意。首一節故字言本然之度也。天高星遠。若因其本然之日南至之時刻。亦可以坐而推致。以得之矣。況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則雖久年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爲哉。必言日至者。造曆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朝夜半冬至爲曆元也。〔新唐書曆志〕治曆之本。必推上元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夜半朔旦冬至。自此七曜散行。不復餘分。暗盡總會如初。〇〔五代史司天考〕天人之際遠哉微矣。而使下藝之士布算積分。上求數千萬歲之前。必得甲子朝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曆始。蓋自漢而後。其說始詳。見于世。

其源所自止於如此。是果堯舜三代之法歟。皆不可得而考矣。然自是曆家之術雖世多不同。而未始不本於此。〇〔新安陳氏曰〕夜半朔旦冬至。甲子爲曆元。蓋以建寅月爲歲首。算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爲一歲之最初算之。則甲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矣。故云歲亦甲子也。〔通考〕〔趙氏惠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者。則以平旦爲朔。〇〔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歲。則爲日三百六十六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於虛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二

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致謂算得本也。求其故者。謂推千歲以前之日至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之。謂推已後之日至也。○程子曰曆家之法。大抵主二千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作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朱子曰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舜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又云古之曆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已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曆家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定

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盈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按十一經問對。千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也。舜來格之日至。謂夏至之日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陽生。而日漸長。

雙峯饒氏曰朱氏公遷曰此言性自理言。通事物之理。而人心之理在其中也。非專論性也。○程子曰此章專爲去聲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爲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爲不智。

程子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朱子曰此章其初只是性上泛說起。不是專說性。但謂天下之說性者。只說得箇而已。如荀言性惡。楊言善惡混。皆說得下面一截。皆不知

所以謂之故者如何。不能以利爲本而然也。荀卿只是橫說。如此到底沒道理。不得。只就性惡篇。謂逢之人皆可以爲禹。即此一句。見故字。若不將已然之迹言之。則下文苟求其故之言。如何可推。曆家自今日推算而上極於太古開闢之時。更無差錯。只爲有此已然之迹。可以推測耶。天與星辰。循常以利爲本。亦猶天與星辰循常之謂也。○歐陽氏曰。天下之理。不知循理而太智。無所自爲而常因天下已之常任已已之私。

備考 東陽許氏曰。性是人物所得以生之理。本自難明。求其發見之故。則亦不難明也。然故則以利順者爲本。求其發見之故。則惻隱之發見。性之仁。羞惡之發見。性之義。求人之故。見父慈子孝君仁臣忠。求物之故。則鳶飛魚躍。山峙淵流。皆是也。是皆所謂利也。如天與星辰之故。亦只是利而已。能如此性而利以行之。則爲智之大。禹之行水。不是比喻言禹順水之性爲智之大。以例人循性皆當以利也。智者應物。若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如禹之大矣。智亦之者。証故之助見。却不是功用。

○公行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右師。王驩也。

主班行之官。

以官爲氏。

夔峰饒氏曰。行字當音杭。詩二子殊異乎公行是

孝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夫子

獨不與驩言驩其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謂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吾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音利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宗伯職喪掌諸侯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言諸侯者謂畿內王子弟稱爵平聲諸侯者

歷更歷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

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朱子曰孟子辭王驩而不與言王驩固是然朝禮既然則當時雖不辭之亦不得與之言矣鄙玉驩於出弔處已見此章意則以朝廷之禮爲重時事不同理各有當○聖賢之言無所苟也豈爲愧衆人爲已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禮而警衆人之失也○問陳司敗譏孔子有黨孔子受之不辭右師以孟子之簡己孟子辨之甚力聖賢地位固不同也使孟子聞右師言曰禮也足矣無它而曰朝廷不歷位而相揖則已微見其辭色以爲榮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豈有他

哉。亦曰禮而已矣。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問我本有此仁禮只要常存而不忘不然。【栗子曰】非也。言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者以其存心不同耳。君子則以仁以禮而存之於心小人則以不仁不禮而存之於心。這箇存心與存其心養其性不同。只是處心與人不同耳。○【慶源輔氏曰】以仁存心而不忘如頤沛必於是也。以禮存心而不忘如視聽言動必以禮也。○【雙峰饒氏曰】以是存於心添於字便可見。孟子意是只把仁禮來存於我心。此心常在仁禮上無頃刻或離君子異於人。以其能以仁禮存於心他人便不能。我之心安頓在仁禮上。即是居天下之廣居。安頓在正位上。即是立天下之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乎內以施乎外也。【慶源輔氏曰】內以施外也。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此仁禮之驗。【新安陳氏曰】我感而人應。可驗我之得人不應。可驗我之失。驗字已含下文必不仁必無禮之意矣。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

也必無禮也此物妄矣哉橫去聲下同。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慶源輔氏曰強暴橫峰饒氏曰集註云云。強暴不順理。順理。是順箇文理橫。是橫來。逆。是倒來。皆是不順箇文理。○新安陳氏曰橫逆者。愛敬之反。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倣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慶源輔氏曰理無窮盡。人有作輟。一息不存。便是不盡其心。○新安陳氏曰忠非出於仁禮之外。仁禮無一丁毫之不盡其心。則忠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

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校音教。○南軒張氏曰雖非素患難。然自反之功。則無窮也。學者未勉乎此。遇橫逆之來。則曰吾仁禮矣。有禮矣。且忠矣。遂斷彼以為妄人。而不復勉。反躬之道。見則自陷於妄而已矣。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

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

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趙氏曰集註不苟二字。亻可淺看。心一不仁而不自覺二不自强便是苟且也。○新安陳氏曰存心照應前存心。不苟即忠也。四字收拾約而盡故無後憂朱子曰古聖人多矣獨言舜爲法於天下何也。法者。人倫而已。他聖人因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見人道之盡惟舜極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人道之盡於此固可見焉故特舉舜而言之。然其所謂法舜亦循乎天則而已。○問楊氏謂孟子三自反不若顏子之不校信乎。曰自反所以自修

學者事也不校成德事也淺深之分信如楊氏之說矣然自反之說謹嚴精切正學者所當用力若自反未至而遽以不校爲高恐其無修省之功而陷於苟且頹墮之域矣。○新安陳氏曰前曰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未曰非仁無爲非禮無行存之於心爲與行之於身表裏一致矣存之於心者有素而行之於身者益盡惟無一朝之患者本於此所以懷終身之憂而欲如舜者亦不過勉於此而已何也舜所以爲舜亦不外此仁禮也特舜則安而行之欲如舜者則在乎勉而行之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形下反前篇問過門不入。朱子曰固是然事亦須量箇緩急若只是泛泛底水。未便傾國覆都過家見父母亦不妨若洪水之患甚急有傾國覆都君父危急之災也只

得奔君父之急。雖不過家見父母亦不妨也。○雙峰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穊是帶說。○新安陳氏曰賢其用世而憂民之憂。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新安陳氏曰賢其避世而樂己之樂。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道。則以其所行言之也。心。則以其所存言之也。救民者。修己之驗。修己。救民之本。有是心則有是道。有是本則有是驗。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爲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大本之中。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時中之中。

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新安陳氏曰禹稷有官守。故曰地。顏子居陋巷。故曰任。亦能憂禹

稷之憂也。慶源輔氏曰聖賢之心。其本然之體。無所偏。無所倚。此其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然不能不感於物。故隨感而應。有可喜之事。感則喜。心便應。有可怒之事。感則怒。心便應。如進則便須救民。退則便須修己。皆吾本中自然之理。無或過或不及。各盡其道。此其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如是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新安陳氏曰過沐不暇束髮結纓而往救。冠於所被髮上。言急也。以喻禹稷救天下溺與救鄰人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喻顏子也。○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聲上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程子曰君子而時中。若二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時爲中。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居陋巷。則非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如一過其門而不入。則非中矣。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所自。德者本也。事功末也。本末一致也。故程子曰。有顏子之德。則有禹稷之事功。事功在聖賢。惟其時而已。若墨之兼愛。楊之爲我。皆不知天理之時中。而妄意以守一偏。故如此。蓋墨氏終身纓冠以求救天下。

之鬪。楊氏則坐視同室之鬪而不顧者。其賊道豈甚哉。是則人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集註章旨所謂聖賢之心無所不同。一本也。事則所遭或異。萬殊也。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爲同者。所謂萬殊一本。吾道一以貫之之也。又曰。事雖萬殊。心一以貫。則凡所以語默云爲。達道也。皆時中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好。養。從。皆去聲。狠。懇反。

戮。羞辱也。狠。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原。從輕漸說至重。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爲父所逐也。雙峰饒氏曰章子得罪於父。與其他得罪不同。章子不但不合責善。於子責父之善。先說子父責善是泛言。

責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孝經云。父子之道。天性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夫章之夫音扶。爲去聲。屏必井反。又必正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新安陳氏曰此屬字。卽夫屬家屬之屬。本文總夫妻子母而言。集註分說。故以配字對屬字。

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蓋其心以爲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此章之旨。於衆所惡去聲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慶源輔氏曰至公則無私蔽於己。至仁則不忍苟責於人。○新安陳氏曰不獨衆見至公也。不輕與絕至仁也。楊氏曰章子之行。去聲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朱子曰孟子之於匡章。蓋憐之耳。非取其孝也。據章所爲。因責善於父。而不相遇。遂爲父所逐。雖是父不是。已是然。便至如此。出妻屏子。終身不養。則豈得爲孝。故孟子言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此便是責之以不孝也。但其不孝之罪。未至于可絕之地。雖然當時人則遂以爲不孝而絕之。故孟子舉世俗之不考者

五以曉之若如此五者則誠在所絕爾。後世因孟子不絕之則又欲盡雪章之不孝而以爲孝此皆不公不正倚於一偏必若孟子所處然後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南軒張氏曰章本心亦欲父之爲善耳。乃或過於辭色致父之怒後又不敢安於妻子之養以深自咎責則章亦可哀者若章得罪而不知權則是終以忿戾之氣行乎其間而可罪矣。○雙峰饒氏曰章資質自好但無學力雖知愛父而不知愛父之道既得見孟子必教他回父之意未必止于此章子通國稱其不孝仲子通國稱其廉孟子於此二人所謂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新安陳氏曰父子間所以不責善而惟朋友當責善者蓋朋友以義合責善而不從則交可絕父子以天合責善而不相遇則賊恩而離至於離故也然責善既不可則從父之令乎。曰聖賢自有成規幾諫相表裏之言皆是也舜事瞽瞍能致底豫特患不能如舜耳若章之出妻屏子非徒自咎責於已亦將以感動於父之子不安而父安焉其執拘亦可想矣。章既失之初使能如舜之事親豈不能自反之於後惜無以考其終何如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寇人於我宅毀傷其新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居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恐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

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武城魯邑名。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爲民望言被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言曾子賞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去聲言師實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子思時仕於衛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去聲害或死難去聲○慶源輔氏曰子思雖無死難之事然寇至不去有死難之理其事不同者所處上聲之地不同也

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是者理之當然也故易地則皆能爲之○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去聲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去聲物低昂屢變而不室其爲同也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不避難亦不預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不當避而避焉固私也於不當預而預乃勇於

就難。是亦私而已矣。夫曾子師也。父兄也。師之尊。與父兄之義同。以師道居。則寇至而去之。寇退而反。無預其難。在師之義當然也。子思臣也。微也委質以服君之事有難而可逃之乎。與君同守而不去。則爲臣之義當然也。從容乎理之所當然。曾子子思何殊哉。故曰易地則皆然。以天理之時中而已。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異於人哉。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瞯古覓反。

儲子。齊人也。瞯。竊視也。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新安陳氏曰　孟子因有以異於人乎之問。而答之曰。我何以異於人哉。雖堯舜亦與人同耶。集註謂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乃是釋堯舜與人同耳一句。與孟子元文何以異於人哉所指不同矣。堯舜所以

與人同者。非但形體之同。其性本善。與人不異。惟聖人能盡其性。常人每沮其性。於是常人與聖人始懸絶耳。堯舜與人同之說。與人皆可以爲堯舜之說。實相表裏。但其意包涵而未盡。後儒倒盡發之矣。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吾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

者乞其餘不足之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
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從外
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
墻音熾施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通考吳氏程曰因儲子
良人一段言小人陰爲揜則可矚君子
言行如何矚之有恐是一下章。非闕文也。良人夫也。
饜飽也顯者當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
墻家也顧望也訕怨詈力智反
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
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
其妻妾見之未嘗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趙
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
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南軒張氏
曰意孟子
在齊適見此事以爲與世之求富貴者無異故載之。
驕妻妾者徒知以得爲貴而不知所以得之者可賤
也妻妾知其可賤而已不知爲欺所敝故耳。○勉齋
黃氏曰此章形容苟賤之態殊可賤惡然流俗滔滔

務爲卑諂無所不至搖尾乞憐自少至老無一念不在是未得則愁憂窮蹙志氣薾然其於不勝其小既苟得則志得意滿驕親戚傲閭里哆然自視不勝其大可賤甚於乞墦而莫之覺也學者深明義利之辨充吾羞惡之心而養吾剛大之氣然後知孟子此言誠末俗之鍼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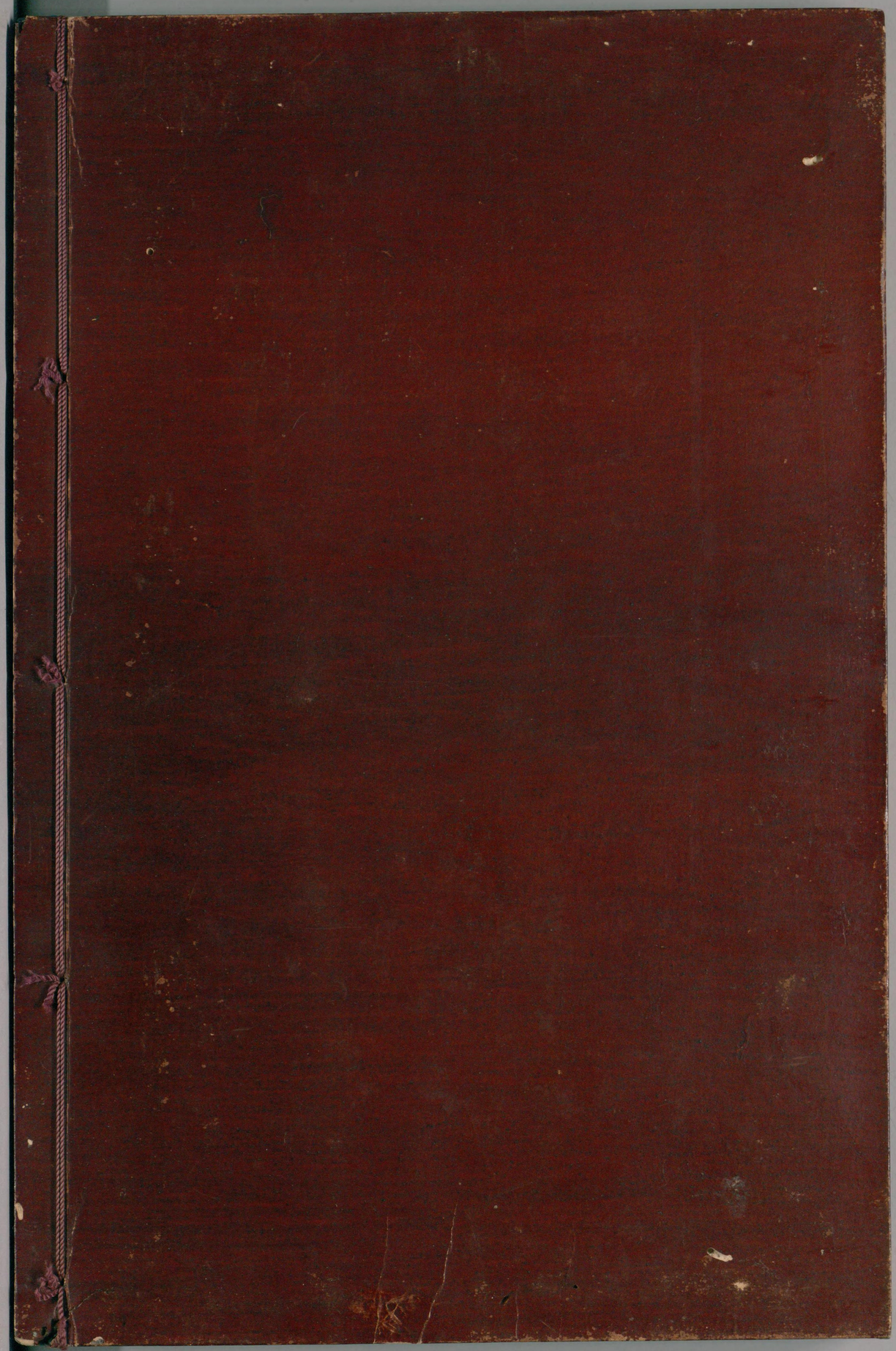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八終

1707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